

一封写给

2017—2020

年的信

亲爱的2017-2020:

也许你会简单地把避難階段定义为一个非主流的实验剧团，但它的成立却带着更大的梦想……

避難階段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新加坡的艺术现状。根据我们过去二十年从业的观察，新加坡的剧场逐渐陷入了一个固定且停滞的循环——停滞的创作，停滞的评估，停滞的观众，停滞的资金模式……为了稳定、为了图表化的增长、为了完成KPI（关键绩效指标），创造力和革命性通通让步。艺术的重点似乎不再是创作与创意，而是一味地以问责制为名义，去满足出资人的要求。

长期以来，新加坡老牌艺术团体的发展模式是相对单一的：成立一个艺术团体，申请政府资助，按照合同制作节目、完成KPI，然后再申请下一个周期的资助……这种稳定和停滞的模式可能会给艺术团体提供一个创作的避风港，但其代价是我们失去了自主权、灵活性、开放性和批评的勇气。

特别是像避難階段这样的小型实验团体，进入政府资助计划需要我们将注意力和有限的资源从艺术制作转移到发展组织结构，转移到完成KPI上的数字。与我们的情况类似的，新加坡的大多数艺术团体规模都相对较小，它们严重依赖国家资金来维持运营，借此完成自己的艺术使命——于是，我们正在保护一个束缚我们的框架。

那么避難階段又该何去何从？

我们一直认为，艺术创作应该始终与现有的文化形式、文化体制和文化环境进行对话、协商

和挑战。我们也认为，应该不断与其它形式、体制、环境进行对话和学习，从而不断发展我们的思考和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另类的、与时俱进的模式——自由、革命，与时代与社会息息相关。

2017年，在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的“种子资助计划”的支持下，避難階段作为一家非盈利公司成立。到2020年三年资助周期结束时，避難階段决定不申请政府的主要艺术团体资助。在“种子资助计划”的三年里，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我们与39个城市的70个文化艺术机构建立了网络；我们在新加坡和其它地方累积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作品；我们创建了诸如“最南阶段”、“避难所”、“一桌多椅”等等多个鼓励交流和教育的平台……通过这些，我们逐渐树立了一个鲜明的形象：灵活、另类、雄心勃勃。

从一开始，我们就从未将自己视为创意项目的服务提供者，因为这里并不缺乏创意项目。在我们看来，艺术创作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应该是丰富一个城市的文化景观，更应该是关注所在的城市的文化创造力、文化政策和文化环境。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

在“种子资助计划”将近结束的间歇期，我们坐下来重新审视了避難階段的使命和愿景。如果我们如此渴望加入一个体制框架，我们又如何去批评它？如果我们如此渴望被一个系统所接受，我们又如何去挑战它？最后，我们决定放弃政府常规资金的保障，转而寻求一种替代模式，一种也许更适合避難階段的模式，去更直接更有力地推动一场革命。我们相信，只有通过探索新的道路，才有可能建立一种另类的艺术组织模式。

避難階段将朝着梦想，风雨兼程。

刘晓义

2020年12月31日